

經濟叢書

統制經濟

葛弗利等著
黃子度譯

André Siegfried 等著
黃子度 譯

經濟叢書

統

制

經

濟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弁言

統制經濟，彷彿是一個時髦問題，可是，用時髦的眼光去研究統制經濟，就根本錯誤了。

統制經濟的動因，不是一種『趨新主義』。其發動，演變，完成，不是在一二年的短時期裏。其所憑藉的，不是簡單脆弱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

法國，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方面，所佔的地位已經不弱了，然而，在統制經濟政策之下，牠還是一個被侵略者。牠一感受到這種侵略的影響，國內也就有不少的『趨新主義者』，起來搖旗吶喊，說要急起直追。好在法國人不盡是趨新主義者。牠的中堅分子，對牠的經濟社會卻有清澈的認識。他們在經濟思想方面，有他們可以自信的理論，所以遇着了新花樣，還不至於頭暈目眩地一味盲從。他們在客觀的事實方面，有事先的調查及準備，所以不至於直到感受侵略影響，纔手忙足亂地張皇失措。

本書是由法國政治學院學生新舊同學會，邀請法國經濟專家，對統制經濟問題的講演裏，彙集而成的。這些經濟專家大半都是由法國政府派到駐外國的法國公使館作隨員，專去調查外國經濟和經濟政策的。所以對於各國統制經濟的動因，進程，成效等，都討論得精確允當。對於各國統制經濟所取的態度，又虛心，又沉着，又有積極奮起的精神。

我們也是統制經濟政策下的被侵略者。在積極方面，我們對自己的經濟，有統制經濟諸國那一番用心嗎？在消極方面，我們的駐外公使館裏有專員能夠調查清楚外國經濟和經濟政策嗎？我們對統制經濟，能夠自知知人地想出一種對外戰略和對內計劃嗎？凡此種種，都很可借鑑於法國人及其他統制經濟諸國。譯者所以要翻譯此書，也就是想把這類材料蒐集起來供我國人士的參考。

譯者所抱歉的，是在關於德國統制經濟的部份，因演講者所取材料過於偏重抽象的理論，以致意義晦暗。在法國人聽起來都覺得有點糾纏不清，所以無法把牠譯得很明顯。希望讀者對這一部份多用點苦心。

黃子度

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目錄

畢加爾先生致開會詞.....	一
美國統制經濟.....	二
茜弗利先生致歡迎詞.....	三
慕尼克先生講演詞.....	四
茜弗利先生致謝詞.....	三五
德國統制經濟.....	四一
馬爾茜利先生致歡迎詞.....	四一
黑爾曼先生講演詞.....	四三
馬爾茜利先生致謝詞.....	六八
意大利統制經濟.....	七二
畢加爾先生致歡迎詞.....	七三
羅密納先生講演詞.....	七九

蘇俄統制經濟·····	一一七
-------------	-----

馬遼先生致歡迎詞·····	一一七
---------------	-----

笛維納先生講演詞·····	一一九
---------------	-----

馬遼先生致謝詞·····	一四九
--------------	-----

統制經濟的結論·····	一五五
--------------	-----

若紐先生講演詞·····	一五五
--------------	-----

里勞先生致謝詞·····	一七四
--------------	-----

統制經濟

畢加爾先生致開會辭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

我們的學會早就注意到了，在牠研究的對象裏，是不能遺棄一個含世界性的題目的。

因為統制經濟不僅是一些學者工作的對象，牠便在我們的眼前，實地動作，牠便在我們周圍十分困苦的社會裏，佔了主動的勢力，牠便透射着我們自己的國家，並且牠漸漸地要把我們捲入牠的網羅裏。

統制經濟這種勝利的實現之迅速，使吾人幾乎可以說行為往往在思想之先；使學說去追認事實的時候，往往比學說自己去創立理論的時候要多一些。

這裏，這是一種外形嗎，抑或是一種實際呢？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種新的經濟制度嗎，抑或是一個國家主義所能採用的千種形態的一種呢？

在任何一種政治或經濟制度失了常態，寄生於其下的人們因而失卻安全保障的時候，新的學說就在醞釀，就在傳布了。一到經濟上或政治上起了變遷，新的學說的要旨，至少外形是新的，就要起而代替舊學說了許多絕

對的原則，至少在某一時期中也就定下了。一直要到一般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得了事實證明，自己屈服了，又去用許多折衷的辦法來把新觀念連接到舊觀念上面去。這些折衷辦法，常常是不管好不好壞壞地，總要使當前的利益和力量均衡起來，並要社會生活，得着一種保障。

這次，彷彿是經濟衝突的急驟，經濟擾亂的暴烈與深重，把學說的醞釀時期與實行時期都混合起來了。因此在學說方面便生出一些混雜和不貫，在實行方面便生出許多猶豫與紛歧。

所以，吾人對一種學說，宜於把牠所佔的地位認識明確；我們要專心來幹的，也就在此。

我們陸續對於美國、德國、意大利、蘇俄等國，研究其所崇尚的方法及其現行的實驗。又在最後一度講演裏，要說明統制經濟在外國生活裏的透射的，我們要求講演者，推出這幾度研究的結論。這些結論，正是優異的講演先生們和主席們在諸位之前，所欲追求的。

美國統制經濟

茜第利先生 (M. André Siegfried) 致歡迎詞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

照例，我是負了責任，要把今晚的演講者，慕尼克先生引到諸位之前，向諸位介紹介紹。我想，這都差不多可以不必，因為他的盛名，在諸位，恐怕是全體或大部份都知道的。

慕尼克先生是我們的同學，他是住過我們學校的，他在歐戰以前就畢業了。他服務是在一個重要機關裏，在財政的稽核機關裏。這個機關也有點像我們學校的機關，因為裏面的人員，很多都是由我們學校出去的。慕尼克先生在財政上因為有了這種資格，所以近年纔在駐美法國公使館作了四年的財政隨員。近來，我們的主席要同我們研究羅斯福制度下的美國恐慌和美國統制經濟問題，除了慕尼克先生，就再沒有更適當的人了。

要想這些問題談得很好，就得要對美國有清澈的認識，而且要在當地參加過所談的問題內的工作。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要想寫一個問題，談一個問題都變成一件困難的事體了；因為一般人既要他對問題有充分的認識，又要他實地參加過其中的工作。然而，慕尼克先生完全能夠適合這兩個條件。因此，我就帶着充分的信仰心讓他來談；我也同諸位一樣的悅服他，要來領他的教。

慕尼克先生 (M. Emmanuel Monick) 講演詞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

今晚鄙人被邀來和諸位討論的問題，是「美國的統制經濟」；或可簡稱為「美國實驗」。

吾人評判大西洋彼岸的事績的時候，所抱態度，大概有兩種：其一「認為美國這次運動，可算一種很大的實驗。這項實驗也許會翻動世界經濟」。其他「認為很大的實驗不可與很多的實驗混為一談。美國只算得有很多的實驗。只算是一些無宗旨的經營和無理想的演進罷了」。

據個人看來，這兩種評判都與事實相隔得太遠。美國人從來就沒有想到「去作這種統制經濟的實驗，是為要樹立典型，以供他國仿效」。他們僅僅是適應美國很嚴重的需要，作一種美國實驗而已。我們固然不能承認這種實驗，一向就根據着有甚麼宗旨或原則。可是，就反面言之，我們也不應該承認這種實驗，純粹是僥倖偶然的結果。這種實驗，確有理想的趨勢。我們現在所應該討論的，也正是這項理想的趨勢。

這裏，希望諸位特別要了解的，就是：「我雖然要把這些美國實驗，依着理想統系，歸納整理起來。但是我所談的範圍，只限於事實的敘述」。因為我在美國所任職務關係，談話就有些應該保留的地方。這想來是大家容易諒解的。

至於根據事實來推演理論，那就是茜弗利先生（M. Siegfried）和諸位自身的任務了。

美國實驗的含義，是用了一隻兩翼飛張，電光閃灼的藍鸞表記出來，想大家早已知道的。這隻藍鸞在美國，繁榮了鈕扣商，潤色了汽車篷，輝煌了一切公司商店。

美國有位著名的年鑑專家華爾特先生（M. Walter Lippmann）對藍鸞曾經下了個值得注意的評判。華氏認為『美國總統所負的使命是雙重的。一方面是恢復美國繁榮；他方面是重建美國經濟的新基礎。藍鸞如果真能表記出美國實驗的含義，那末，一個藍鸞就該有兩個頭腦！』

爲了別的理由，個人也覺得美國實驗，應該有兩個頭腦；而且兩個頭腦不在同一方向。一個頭腦應該是統制經濟（L'économie dirigée）；另一個頭腦應該是統制金融（La monnaie dirigée）。這次演說的章段，也就可以依着這兩個頭腦，分別出來：

一 美國的統制經濟（L'économie dirigée aux états-unis）

認為美國的統制經濟，是在民治派最近選舉勝利以後，纔誕生的，就算錯極了。美國的統制經濟，老早就有先例存在的。如果談到羅斯福的統制政策，就不能不追溯胡佛的統制政策。在一九二九年的美國恐慌之後，胡佛已經就有這種實驗了。我們現在，就依着這種實驗在歷史上演進的程序和段落，來分段討論。

（A）歐洲大戰時期的先例 談到美國的統制經濟，胡佛還算不得首創者。胡佛之前，還有先例在。歐洲大戰

期中，統制經濟政策，就已經發軔了。大戰使美國經濟發生了無數困難。爲要應付這些困難，美國纔用政府力量來支配經濟。一九一七年，美國政府設立了兩個機關，其一爲軍實製造局（War Industries Board），其二爲戰備銀公司（War Finance Corporation）。美國現存之復興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就是沿襲戰備銀公司而設立的。

軍實製造局的任務，是在集中一切關於軍實的定貨單。凡購買軍實者，皆向軍實製造局定貨。製造局再把定貨單酌量分配到各製造商，令他們儘先趕造。這樣集中的結果，品定貨價的威權，都就操在軍實製造局的手裏。

戰備銀公司的任務，是在貸放資金，活動金融。製造軍實的商人，若要擴張營業，需用資金，就可向戰備銀公司請求貸款。

美國這種組織的本意，不過以爲購買軍實，有了整個的計算，纔不感受供應的困難。及到實驗的結果，軍實的購買方面自然得了利益；而美國一般生產社會，也因此受了不少的好影響。因爲軍實的購買量既有整個計算，軍實的製造量和軍實原料品的購買量，也就隨着有了整個計算。市場上就不發生供求不適合及物價的暴起暴落等現象。戰備銀公司結算時的情形也很好，牠的貸款損失還沒有達到貸款總額的百分之一。

無疑地，戰時的經濟環境是和現在不同。戰時的生產品是供不應求。現在是生產過剩。戰備銀公司結算是在物價高漲時期。大家都知道在物價上漲時期收賬要比較物價下落時期容易些。

爲了這些理由，我們可以知道美國一受一九二九年恐慌的打擊，馬上就會回想到歐戰時的困難環境；就會想到參加一些國家力量來干涉，於社會是有利益的。因此，美國的統制經濟可以說是由於回憶戰時的實驗而發現的。

不僅在理想方面，是這樣演變下來的。在事實方面，也還有許多蟬聯的形蹟可尋。例如梅友先生（M. Eugène Meyer）在歐戰時是戰備銀公司傑出的總經理；在一九三二年，又作了復興金融公司的總經理。白露先生（M. Bernard Baruch）在戰時曾任軍實製造局的總經理，現在又作了約翰孫將軍（General Johnson）的後幕主人。約翰孫又是經濟復興法的包辦者。

（B）胡佛的實驗 美國在歐戰時所用的統制政策的主要性質既經說明，現在就討論胡佛的統制經濟。稍緩再看羅斯福爲了應付他的環境，便怎樣去採用和改換這種統制政策。

一九二九年，胡佛採取統制政策來應付恐慌的第一個反響，要算經濟方面最純粹的自由學派。當時美國採行的是放任政策。對於恐慌的原因結果，都渺不知悉。甚至於否認有恐慌的存在。

美國交易所的破產，據當事者所談，不是由於經濟的或金融的恐慌，而是由於心理的恐慌。美國人民在當時也異口同音地說：『要不是一些人自己墮落在恐怖窟裏，地方的繁榮是不會受累害的』。並且深深地信仰『繁榮是環轉不息』的公式，以爲正在環轉。可惜了，這個公式不會確定牠怎樣轉法。恐慌倒是在繼續不斷的環轉。繁

榮卻老轉不出來。

美國的民衆對恐慌既有這樣的認識，所以就毅然決然地拒絕政府參加力量來救濟。到了一九三〇年，美國經濟學者捷士先生（M. Stuart Chase）纔把美國經濟條件的嚴重性，具體描寫出來。捷氏說：

「美國在一九二九年九月，證券交易所的有價證券達到\$90 000 000 000 的交易總額。到了一九三〇年年底，就只有\$50 000 000 000 的交易總額了。麥價由每斗\$1.28 跌到\$0.75。棉價由每斤 18 cents 跌到 10 cents。美國汽車廠每年製出 8 000 000 輛。而全世界的汽車消費量從沒有超過 6 295 000 輛。美國皮鞋業每年製出 900 000 000 雙，而美國對皮鞋的消費量每年纔 300 000 000 雙。煤礦每年產煤 750 000 000 噸，美國市場僅能銷煤 500 000 000 噸。煤油產額每年達到 6 000 000 桶（barils）而銷量每年從沒有超過 4 000 000 桶（barils）。毛織物的生產量曾經達到 \$1 750 000 000，到了一九三〇年就減少到 \$50 000 000。祇有失業人數是在增加。一九三〇年年底失業人數超過了 8 000 000。由此可知美國生產的過剩，達到甚麼程度了。」

在這些條件之下，依美國政府的眼光看來，應該要承認「即使這次恐慌是心理的原因造成的，而恐慌使社會所受的損失可是太確實了」。

正在這些社會困難逐日增加的時候，胡佛總統就下定了決心，去採用統制美國恐慌的政策。我們由此可以

看出，社會經濟走上了經濟科學的途徑時，便是統制經濟誕生之日了。

胡佛的恐慌原理 第一步我們應當研究清楚胡佛和他的顧問們究竟用甚麼原理來解釋恐慌。譬如一個醫生，我們首先要知道他用的甚麼診斷方法，然後纔容易知道他採用甚麼治病方法。

胡佛和他的顧問們都是以週期恐慌的原理作他們理想的出發點。認為美國的恐慌，每十年來一次。猶如人類的皮膚，每七年換一次是同樣的道理。

胡佛他們並不認為物價應該回漲到一九二九年那樣的高。因為這一年的物價高得過分了。可是他們也不承認一九三〇到一九三一年的低物價，就算適度的物價。爲了這些理由，他們的結論就認為「國家的利益和責任，祇在輕減恐慌的虧損和防止物價過甚的變動」。因為國家要是袖手旁觀，任隨物價自由跌落，跌得過低了，就會使一部分財富，無形銷毀。並且這種物價的過甚低落，到了相當程度，又會受一種無形的經濟力量支配，回漲起來。與其跌而又漲，使社會受損失，何如不跌到過甚程度！胡佛的統制經濟，並不要違反經濟力量的支配，祇是要防止經濟力量的變動達到過甚程度而已。猶如疏通河流的壅滯，使牠不至於氾濫來毀滅一切。

胡佛的理論，在當時實在是切中時病。美國的事實便可以反證出這種理論有很高的價值。現在我們就來分析一些美國事實。照普通經濟原則推想起來，凡資力不健全的企業，遇着恐慌，是應該受淘汰的。有些負債的農人，如果他的麥子賣不到每斗一元五角的價格，他就不能償清債務而生存，那末，只好讓債主來賣他的麥子了。否則

他不管甚麼價格，也得去賣麥子。於是乎每斗賣一元，或比一元還要少。陳麥的價格還沒有漲起來，新麥又上市來競賣了。這些農人種麥的時候，都向銀行借了款。麥子收穫好了，銀行自然就要收回貸款。農人就不能不賣了麥子，去和銀行結賬。這個結賬影響，還要催逼麥價低落。有害的『物價過甚低落』，也從這裏開始。至於資力健全的人，在這種條件之下，也只好離開鄉土，把田園荒蕪起來。在此，就不談社會的擾害，而美國所受實質的損失已經不多了。

胡佛政策的主要用意，是在防止這種無益的結賬。他用甚麼方法來防止呢？他用的方法有三種：

其一，是一包統醫百病的藥劑，用來使物價回漲。他的政策是在一方面使貸款的數量增加，一方面使貸款的利率低減。爲要增加貸款數量，聯邦準備金銀行，便從普通銀行的手裏，購買巨額的政府公債。普通銀行舊存的政府公債，變成了現款，自然感覺得資金豐裕。放款條件自然也要格外從寬。放款數量因此也可以逐漸增加。爲要使放款的利率低減，聯邦準備金銀行便自動減低了貼現率。普通銀行大概都要到聯邦準備金銀行來重貼現。重貼現率既是減低了，普通銀行的貼現率自然也得要減低。間接也就會影響到利率的低減。

胡佛政策的用意雖是這樣，而實際上所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普通銀行雖然從聯邦準備金銀行裏得到不少的資金，但是因爲經濟市場的不景氣，許多存戶都紛紛提取存款。從前有款存銀行的商業，多半都倒閉了，不能再向銀行存款。所以普通銀行的資金從聯邦準備金銀行裏取來，又由存戶手中付出去，結果還是感覺不到資金

的豐裕。

九 雖然如此，政府對牠預定的目的是決心要達到的。增加放款政策，一次不成功，二次還要變本加厲。聯邦準備金銀行購買公債數額，最初每星期是一千二百萬元；隨即增加到二千萬元；最後還增到三千五百萬元。一直到普通銀行感覺資金豐裕了纔停止。

普通銀行資金雖然增加了，然而這些資金祇是存在銀行裏，一點也沒有流通到市場裏去，幫助工商業的發展。結果，這些資金毫沒有影響到購買力方面，物價仍然不能上漲。因為信用放款的成立，一方面要放款者有放款的能力和意願，他方面還要借款者有利用借款的需要。在物價下跌的時期裏，借款來生產，是含有極大危險性的。美國的借款者決不願冒這種危險。而且各地企業都在縮小營業範圍，收回運轉資金，大概都沒有借款的需要。

其 胡佛政策本來是想增加貨幣流通量，使物價高漲。誰知遇着這次的環境，一點也不生效力。好在胡佛的政策還不限於增加貨幣流通量一點。在普通經濟環境裏，增加貨幣流通量，是可以提高物價的。不過這次美國經濟環境有兩個特殊弱點，一個是農業方面的，一個銀行方面的。爲要醫治第一個弱點，美國設立了一個勸農局（The Farm Board）。爲要醫治第二個弱點，設立了一個復興金融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勸農局 美國農村的不景氣，不是從一九二九年恐慌時候起。歐戰的一個大影響，便是獎勵農產品的生產過剩。當時農產品缺乏，價格就高漲，生產因而增加。一九一三年，世界五大產麥國每年產額約計一十八萬八千三